



# 寄缶庐其人其印

薛永年

钟国康者，岭南之奇人也。生于雷州，侨寓深圳。高居七楼，室号寄缶庐，四壁悬书法，柜案列千章，令人目眩神迷，如进七宝楼台。而居恒无定，于番禺有三贤堂，羊城亦有居所，故贸然造访者，每望门墙而去。本工绘事，然深藏不露，唯以毛颖铁笔闻名朝野。其京中友人刘君彦湖，与余同事，雅擅金石，尝称其能，并做曹丘，因得以相识也。

国康其人，发浓黑，须数茎，短小精悍，身似婴孩，形容羸弱，而精力弥满。不衫不履，似落拓，亦似潇洒。室内戴墨镜，赴宴着短裤，衣襟之墨痕印色赫然，手袖之长绳春蚓秋蛇，似若不修边幅，而实寓设计意匠。而于嵌名对联，精巧雅正，早已有声文林。所作装帧包装，更极精巧密精思。一望而知，此公乃深谙当代社会种种，又善出奇兵之现代书家印人也。

其人语速极快，如弹发连珠。相与论印学，初不言传统，而自美其美。讥刺今古印人，淋漓酣畅。标举自家艺术，雄谈自信。尝曰：“吾之印殊少解人，唯上訴真宰耳！”乍闻其言，觉出语轻狂，而相谈有顷，轻狂之感顿无，善学深思之诣遂显。盖不独能见古今诸家之短，尤能会古哲今贤之长，取金前修，推陈出新，其思维辩证，识超见灼，故独具手眼。余不禁叹曰：“昔米元章谓英雄欺人，实欺附庸风雅无学而好事者耳。”

治印一道，由来久矣，本于昭信实用，发为艺术审美。秦汉以来，与时俱进，明清以降，复与书画齐驱。

本于六书，而小变篆隶体势，分朱布白，而考究疏密参差。刀法兼之笔意，锋芒迸于美石。妙师造化，发白灵台，笼天地于方寸，挫万象于刀锋。历代名家辈出，晚近流派蜂起，各擅其妙，极少雷同。故世称金石之学，原系考校文字，迨至清代，亦以涵括治印。此独特之艺术，早与书画并美，实吾华艺术之独创，民族文化之奇葩，而泽被东亚万方者也。

观夫印学典范，真如千峰竞秀，百派分流。或繁丽如群星布天，或灿烂若万花齐放，或淡泊似春风舒卷，或朦胧近烟霏雾结，或豪放如骏马脱缰，或神奇如惊雷闪电。意象关乎世情，风调系乎情性。故千变万化，面貌各异，与时俱进，至今尤然。古来交通不便，治印每囿于地域风习，时下开放搞活，印人多耽于抽象表现。彼国康者，贵能超越地域之并底，逐鹿古今大家于中原。此固在眼界开阔，目标高远，若非积数十年艺舟推移之力，又何能此日中流自在哉。

岭南印学，盛于乾嘉，黎、谢开其先路，诸家踵继其后。二樵治印，出自秦汉，间以隶书入印，古朴峻伟。云隐铁笔，溯源秦汉，承接元人，雅正淳古。其后虽有陈澧、孟鸿光、朱越生、何昆玉、梁星堂诸家争流竞秀，而名垂海内者，均不及彭山黄牧甫。黄氏佐吴恽斋主广雅书局，流寓羊城，钻研金石，篆刻初学吴熙载，后转攻秦汉玺印，平正中见错落，含蓄中寓刚健，用拙于巧，不加修饰，异军突起于清末，影响岭南至大。邓尔雅、黄文宽，虽依

连各家，各有所成，而深受黄氏之陶铸，旨趣尚妍雅，亦不容许言也。

然而，列宿垂天，大星夺目，印坛百家，巨匠夺人。揆诸近代印坛，允称独步千古者，唯赵悲盦、吴缶庐、黄牧甫与齐白石耳。而赵、黄秀雅，吴、齐豪放。岭南多传赵黄一脉，国康性近吴齐雄肆。弱冠即嗜篆刻，初生牛犊，铁笔纵横，不由门人，为求深造，乃拓印百痕，远赴广州，请教时贤，得黄文宽当头棒喝，遂焚青继晷，潜入传统深处，研字学，究布白，穷笔意，探刀法，行将而立，篆刻已优人法度。个展开幕，求者如云，作品远行东亚西欧，日本书画篆刻家联盟聘为顾问，年方而立，已为中国书协会员焉。

惟胸有远志，乃不息进取，需摒弃干扰，能深造求通。明乎此，国康遂摆脱俗物，闭关自处，十三载间，借径明清流派，参证秦玺汉印，放大各家印貌，从容斟酌比较，探索时代气息，谋求印外融通。始悟空白，让之疏密婀娜，至缶庐而古浑雄浑。考敬身，小松之刀锋石味，至白石而淋漓痛快。故于吴齐雄健磅礴，心悦诚服。盖缶庐得益于石鼓封泥，用刀如笔，苍古雄浑，布白雅正参差，边栏完残互见，故气象浑成，雄视千载。白石取法三公分，用将军印急就法，变曲为直，简化笔意，夸张收放，单刀侧入，天马行空，沉着痛快。以是，国康因自白石堂名寄萍，昌硕斋号缶庐，乃合而为“寄缶”，自名其庐，盖欲囊括两家而更求开拓也。

历二十寒暑，钟氏印学卓然自成一家。盖取白石之肆而去其薄，取缶庐之雄而去其钝。合二氏之长，融多家之美，刚健益增婀娜，浑厚亦出锋芒。字法以斯篆为本，兼之缪篆、汉隶、旁参诸体。笔意以篆为体，以魏碑、黑体、宋版、行草为用。刀法旁收博采，不拘一法，尤于天神杆，多有会心。其印务求内圆外方，气足韵厚。白文分布，取汉印计白当黑，虚实以变使转，横斜以佐平直，自觉笔阵之严，不乏壮怀之肆。朱文分布，取碑额镜铭变化，增其转折顿挫，有风舒云卷之逸，多浪遏飞舟之雄。更益以石门颂堂字之宽博，王觉斯勾连映带之气象，颜鲁公抱一守正之张力。其独特之风格遂炳耀乎诸家之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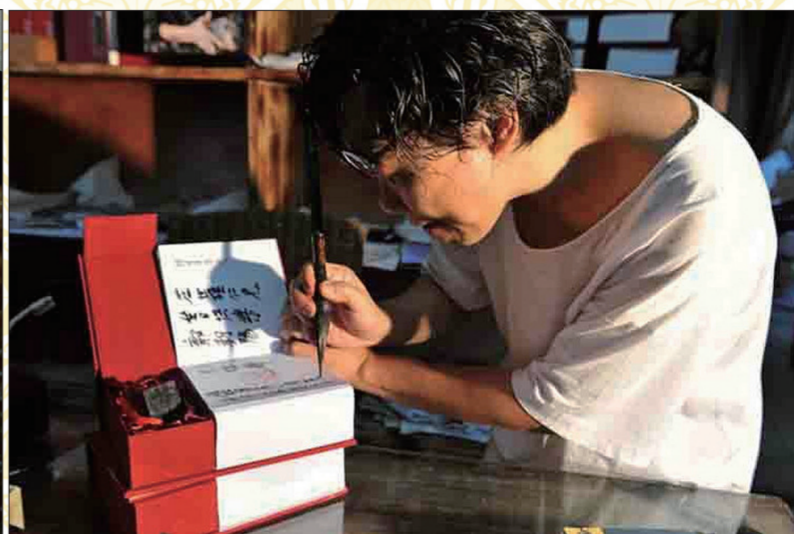
赵悲盦曾有印跋曰：“古人有笔兼有墨，今人但见刀与石。”刀锋石味，每见诸西泠八家，有笔有墨，自赵吴更形自觉。唯水墨墨章，运于宣纸始见，石质坚实，发挥墨晕为雅。以是晚近印人，知易行难，苦无良策。凡称有笔有墨者，不过笔意之筋骨肉骨具耳，鲜有得印中墨趣者。国康参白石飞白之苍，取虹卢涨墨之润，出之以刀锋隐显与夫印石斑驳，更从印泥之粗细，

铃盖之轻重，求飞白涨墨之趣。于是，治印之墨法乃备。其行刀如笔，或正或逆，或冲或切，或单亦双，或沉稳，或跳跃，笔中见意，意外有墨，或精整如玉箸，或风化如古拓。清晰处为多，一如晴空朗月，模糊处辅之，又如兴云霾雨。铁石变为生命，艺术赋予精神，不独筋骨肉停匀，精气神饱满，而宇宙大化之万千变化，亦现于方寸也。

论者每云，国康印艺，变岭南之秀雅，成河朔之壮伟，气象浑成，磅礴恣肆，沉着痛快，生意勃发，一味强悍，良有以也。然以余观之，国康之技，豪放寓乎沈雄，刚健兼之婀娜，庶几近乎道矣。道在自然，更在三易。三易之中，变易居首，不易莫后。羲献相传，古质今妍。而书为心画，古今不易。视觉经验，昔弱今强，而应目会心，千古同慨。国康初谓余曰：“吾之刻印，富现代感！”余质之曰：“何以见之？”答曰：“富张力，极动势，抒个性。”余辩之曰：“当代印人，莫不以此自鸣，而少入法眼者，何哉？君其无异乎？”答曰：“吾以传统为庭庑，以新机为气韵也。”余始恍然曰，国康自谓之现代感，得非“质沿古意，文变今情”者乎！其“古不乖时，今不同弊”，岂偶然哉？

余尝论艺云：“天然功夫，如鸟两翼。传统得于功力，天然发于个性。无功夫之天然，何异小儿？失天然之传统，个性凋零。必也赖功夫而发个性，离习气而成风格也。”国康学力深厚，故铁笔纵横而不失准。个性彰显，卓然成家，则始于择近代之高端，扬其长而补未逮，发前人之蕴涵，弘诸己而滂沱。师造化之神奇，寓铁笔以生命。解诸艺之同理，求通常而达变。观风吹草动，入篆刻之微茫。见打铁截竹，纳精力于印学；思老藤苍苔，悟骨外有肉。比新旧影片，更觉时代有别。至于广告之简明、版面之黑白，凡所经历擅长与感悟者，一一纳之于篆刻。故其方寸之内，气象万千，铁笔奏处，风雷激荡，生命之激情，精神之灿烂，无不现于腕下矣！

余少小亦耽篆刻，及长专事赏鉴。著述书画，偶及印学，早已老眼昏花，篆刻荒疏亦久。不意国康谬认知音，以新版印集即将付梓，关山千里，来京索序，扫榻深圳，倾谈既往。余遍览近作，惊其才艺非凡，闻其略历，钦其自学成才。偶然阅其旧谱，见已钩去若干，论其长短，亦谓朱文无稿操刀，正在知难而进。足见其严于律己，贵有自知也。国康岂狂人哉！乃略述己见，聊为引玉之砖，并谓国康曰：“高才年方知命，已名动遐迩，大展雄才，来日方长，金石寿永，勿以求索日众而忘其将传百代也！”国康曰：“然。”其百尺竿头更进一步，必矣！



钟国康

# 我所认识的钟国康

贾平凹

纪渚子为王养斗鸡，历久乃成，其鸡望之若木鸡，盖德已全，它鸡无敢应者。

这个故事，我最先不是从《庄子》上读的，是钟国康告诉我的，他送了我一枚印，木鸡养到。

钟国康是我十余年来见到的很奇怪的人。他叫国康，胡子稀疏，头发长，卷而油腻。老是穿黑衣，似乎背有点驼，前襟显长，后襟短促，一条线绳从领口拉挂在腰间，他说有这条线绳就生动了，其实拴着一个手机。行走飘忽，有鬼气。

他是位书家，用笔在宣纸上写字，用刀在印石上刻字。形状这般的孱弱，他应该低眉顺眼，应该寡言少语，但不，他始终不能安静，走来走去，好激动，表情丰富。不停地要说话，边说边笑，边笑边说。我见过他在宣纸上写字，墨调的很稀，长锋笔戳过去，几乎是端着水墨，浙浙沥沥地就到了纸上，然后使很大的力和很大的动作，如武术一般，出奇的是墨是墨，水是水，有海风山骨的味道。那场景，能想象李白酒后作诗，李白可能很清高，很潇洒，他却几幅字写成，满手墨渍，尤其用卫生纸擦，一团一团脏纸在地上丢下一层。在印石上刻字那就更疯了，眼镜往额上一推，好像让头上再多两只眼睛，然后掰块印石，看，看得印石都着了，猛地从怀里掏出刀来，别人的刀都是一拃长的，他的刀一指半尺长，简直就是钢凿子！哇，哇，哇，他讲究节奏。他刻印的时候大家都围上来，不敢出声，他却好为人师，讲为什么这个字这样结构，这一刀处理有什么含义，怎么会出现这种的效果啊，他哇哇大叫，为自己得意。

他从来都是自负的，眼里无一人无一物能碍，却同时又都他括囊。仰观象于玄表，俯察式于群形，他正经地告诉我，他要活到九十岁以上，他要年年把一些东西加进他的艺术里。我不能准确地读出他有哪些突破有哪些局限，但我在他的书法里读出了金石味，在他的印刻里又读出了毛毫、水墨甚至宣纸的感觉，其宣纸上印石的作品雄浑豪放，感情充沛，生命蓬勃。

关于他社会上许多传言，说他相貌怪异，举止常出人意料。说他饭量极少，精神张狂。说他自制墨和印泥，弄得屋里臭气不散。说他外出开会，车箱就是放一筐印石，三五天回来那印石全刻了，然后一筐一筐的作品就封存在那一间专门的房里。说他好色。说来求印的，一枚印二万，若讨价，就二万五，再讨价，就三万，还要讨，便起身送客了。说现在有许多人在社会上收集他的旧印，有收集到一百枚的，有收集到二百枚的，还在收集。说有大老板正筹划给他建艺术馆。

我看着他，总想：这是个什么人呀，可能前世是钟馗，今世才一身鬼气，又邪而正，正而大吗，或许是关公门下吧，玩的是小刀，使的却是大刀的气势？

我也送他了一幅书法：木鸡养到。

都他括囊。仰观象于玄表，俯察式于群形，他正经地告诉我，他要活到九十岁以上，他要年年把一些东西加进他的艺术里。我不能准确地读出他有哪些突破有哪些局限，但我在他的书法里读出了金石味，在他的印刻里又读出了毛毫、水墨甚至宣纸的感觉，其宣纸上印石的作品雄浑豪放，感情充沛，生命蓬勃。

关于他社会上许多传言，说他相貌怪异，举止常出人意料。说他饭量极少，精神张狂。说他自制墨和印泥，弄得屋里臭气不散。说他外出开会，车箱就是放一筐印石，三五天回来那印石全刻了，然后一筐一筐的作品就封存在那一间专门的房里。说他好色。说来求印的，一枚印二万，若讨价，就二万五，再讨价，就三万，还要讨，便起身送客了。说现在有许多人在社会上收集他的旧印，有收集到一百枚的，有收集到二百枚的，还在收集。说有大老板正筹划给他建艺术馆。

我看着他，总想：这是个什么人呀，可能前世是钟馗，今世才一身鬼气，又邪而正，正而大吗，或许是关公门下吧，玩的是小刀，使的却是大刀的气势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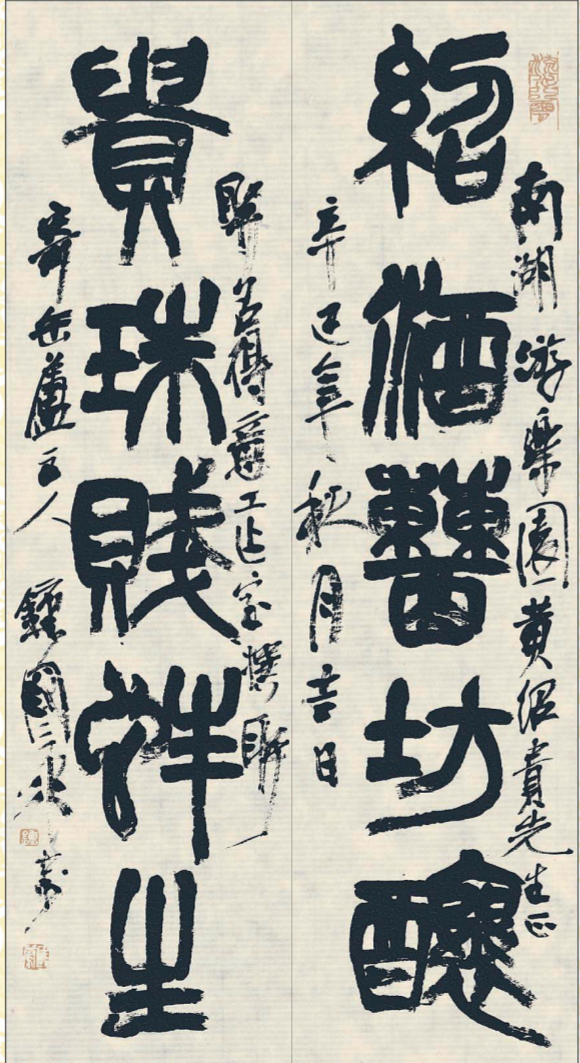
我也送他了一幅书法：木鸡养到。



钟国康作品



钟国康作品



钟国康作品